



芝^キ
表
紙
ツケ

39-8145

西學允序

宇田川文庫

政邏巴去中國九万里自佛法入中國、溯天地之初、
幾何年矣、既入中國以後、又不知幾何年矣、並不聞
政邏巴者、我

國朝自

成祖遣使通西南諸國、使者遍行海上、亦不聞有政
邏巴者、艾思及先生重訊而至、學吾中國之言語、通
其文辭、其衣冠格度、恍若與吾中國莊士大儒同一
脩整、無一毫越禮義、其學則以敬天為宗、深闡佛氏
謂己不尊天、而自居于帝、自登于堯、率蓋其入中

國也歷海以三歲所其來也董之居一室快然独身而已其所以來為證學而已出所為西學凡編命予序之要如吾中國天子之學府州縣之學其教人之為之也要如吾中國始求之六藝會通於性命而歸重於尊天益進益深愈精愈微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西方先輩入吾中國者万曆中有利公瑪竇今則先生余於京師又得接龍公葉氏焉余方奔走輦轂風塵下未能深究龍公學今在山中則朝夕艾先生矣先生習中國之學有年數至於西學凡之文字闡暢

明健可以當吾中國先輩之作操觚之倫未能或之先也余於是度中國同文之盛而聖學大明盈天地間無之非是焉先生又為余言我政遷巴人之敬學民大和會其國主相傳久非一世而又有教化主道在國主上專壹以善誘人國主為君教化主為師國主傳子教化主傳賢用是上下輯睦禍亂不生美矣哉此共胥大廷之世也曩吾中國有莊周者主詭誕矣若聞此世此景當能益闡而大之以見其奇惜夫莊周不得而見而幸見於余也天啓丙寅六月望日鏡山逸叟何喬遠序并書

刻西学凡序

儒者本天，故知天事，天畏天，敬天，皆中華先聖之學也。詩書所稱，炳如日星，可攷鏡已。自秦以來，天之尊始分。漢以後，天之尊始屈。千六百年，天學幾晦，而無有能明其不然者。利氏自海外來，獨能洞會道原，實修實證，言必稱昭事。當年名公碩士，皆信愛焉。然而卒未有能盡叩其學，緣其國隔九万里，象胥絕不相通，所可訊者，益象凶數，有跡可揣之物，而其於精義

何氏
粹年

何印
喬遠

詣

妙道折牛毛，超象罔者，書雖充棟，不能盡以午口宣也。推厥所繇，彼中土人，學尚修詣，有次不能躡等徑，造極闢敏者，亦必卅年乃成。再三考試，周德不亂，乃始听許遠遊。迨入中華間，淵數歲，又以數載習語認字，數載通經學文，始能融会兩境義理。有所闡訊，而老將至矣。而我華人，又鮮有虛心參究，与共功力者。所以後先數輩，率皆齎志以歿，而學不盡傳。而貌取者，第敬其操詣之純篤，与其名理之談洽，又或以為淺譚象數，而無當於精奧，抑孰知原々本々，真有當年累世，而莫可窮竟者。即如彼因讀書次第，取士科

子友

條種々實修實用欲著一詞章功利欺世盜名如吾
三代以下陋習而無所庸之以此作養成就其人才
自是不同教化流行風俗醇美無可疑者若疑言涉
夸毗諸賢素不妄語以余所聞又閱多載觀若畫一
所稱六科經籍約略七千餘部業已航海而來具在
可訊此豈蔡愔玄奘諸人迹株印度諸國寂々數簡
所可當之者乎而其凡則艾字述以華言文人熊子
士旂袁子升聞許子胥臣為授梓以廣異聞夫此其
於天學也猶未諳象緯而先持寸軌以求夙暮者也
嗟乎吾中國文教光天秘存名山所藏即珠函貝笈

天力

之僻大抵富有不遺詎可令此種學問歲月遄征而
光彩久韜不耀假我十年集同志數十年衆共成之
昭於聖天子同文盛化良亦千載一時而其如俟
河之清人壽若短何哉雖然吾終不謂如許奇秘浮
九万溟渤而來而無百靈為之呵護使終湮滅獨竊
悲諸誦法孔子而問禮問官者之鮮失其所自有之
大學而以為此利氏西來之學也天啓癸亥季夏之

吉鄭圃居士楊廷筠題

楊廷
筠印

鄭圃
居士

西學凡引

昧

凡也者，舉其槩也。在立明以凡翼經，而西學以凡翼天。言天非自西學始也。程子曰：儒者本天。蓋宗古敬天，畏天言之。游楊呂三家親出程氏之門，而已有往庭之誤。朱子辨之詳矣。浸淫於速化，昧謬於提宗，而格致一種學派，晦蝕幾盡。不曰有返本窮原，苦修實體，而理析於繭絲牛毛，教撰於踐形超性，如艾氏所述西方之學者，讀其凡，其分有門，其修有漸，其詣有歸，恍然悟吾儒格物原非汗漫致知，必不空踈而格致果躋治平，治平必肇端於格致也。然則聖人豈欺我，而述儒超挾高妙之旨，果能試之有效，而推之東

海西海，而準否邪？昔左氏不列學官，漢下明詔，諸博士或不肯置對，今試令廣訊西學，傳播人世，真是真非，必瞭然心目，茅恐創聞則駭，身食則疑，未必旨虛心張眼，而一切磋商之耳。善乎李大僕之言，去學者之病有四：淺學自多一也，怠惰廢學二也，黨所錮習三也，惡聞勝己四也。祛此四病，而相與馳騁乎城外之觀，會通乎天人之際，不負此生，不虛此日。茲於同志者有深望矣。或曰：西學自漢購之，白馬馱來，寥寥四十二章，不聞奇論。迨今迺出，不飾說，歎曰：此身毒之書，非九万里外改選已之昏也。吾聞西國書言

大抵千里一訣，距我中華，雖心同理同，而語言文字，別有天地，變不易知。自利氏觀光三十年來，名公鉅儒，相与投分研精，夫非一人一日而所能通。記者自實義畸人七克而外，不過度數，益用諸書千百之一二，非不欲訣，不易訣也。當時蔡諳秦景何人，一往輒返，乃能得其要領，而况身毒距改，邏巴尚七万里，影響相傳，有何確據。嗣後文人佞佛，增飾誇張，幾与吾儒角立，而吾儒顧且拾其餘潘，甚且入室操戈，噫！禮失則求之於野，讀西学凡而学先格致教，黜空虛，吾亦取其有合于古聖之教而已矣。未屑借資重訣，而与彼佛較曲直也。父子西來有年，言不妄發，是学之傳，則余友人袁子升闻力扣而請，以華言訣之者，至于加以句讀，綴之圈点，則余不佞亦竊有所契于斯文。異日者廣致其畚藉，而尽繙訣焉，鼓吹麻明，小可比左氏一經，大則尽洗竺軋之愆謬，竊所寤寐，固不敢謂操緹摘繫，世更無揚子雲也。

東海許晉臣識

重刻西学凡

大西艾儒畧答述 閩中欽一堂梓

斐
 極西諸國、總名改暹巴者、隔於中華九万里、文字語
 言、經傳書集、自有本國聖賢所紀、其科目考取、雖
 因各有法、小異大同、要之、盡於六科、一為文科、謂
 之勒鐸理加、一謂理科、謂之費錄所費亞、一為醫
 科、謂之默第濟納、一為法科、謂之勒義斯、一為教
 科、謂之加諾搦斯、一為道科、謂之陡錄日亞、惟武
 不另設科、小者取之材官智勇、大者取之世冒賢
 豪、文科云何、蓋語言止可覲面相接、而文字則包

古今接聖賢通意胎於遠方遺心產於後世故必先以文瀾諸學之大路其文藝之學大都歸於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自撰文章議論又附有交接進退之規有拊奏之樂有合節之舞有書數之奧讚經之詠此諸學各有一公堂習之自幼習文學者先於一堂試其文筆後於公所試其議論其議論之法大約必由五端一先觀物觀事觀人觀時勢而習覓道理以相質所謂種々議論之資料是也二貴乎先後布置有序而不紊三以古語擷華潤色四將所成議論矧習

成誦默識心胸其人靈悟善記則有溫養之法其人善忘難記則有習記之法終至公所主試者之前誦說之或登高座與諸智者辨論焉蓋議論本欲破人之疑而發其志以善處其事不能通人之心感人之情無益也故言語之輕重疾徐以至容貌顧盼举手瞬目皆有其法俾聽之者愛惡悲喜言下即觸不徒浮言散於空中而已五者之中又以實理為主以致於用決可見諸行事或矜紳偶有大事難決者或民習於陋業沉於邪俗者或當誦說聖賢之功德或當譏彈不肖之惡行或防因

家之災而杜將來之亂者皆須有識能文之士立論匡扶衆前剖析使其事理調暢群疑盡釋枉者伸詐者服凶頑者罪及以修道敦教使弱者見易而立志狂者見難而加謹也文學已成即考取之使進於理學

理學者義理之大學也人以義理超於万物而為万物之靈格物窮理則於人全而於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砂如玉在璞須淘之剖之以斐錄所費亞之學此斐錄所者立為五家分有門類有支節大都學之專者則三四年可成初一年學

Logica, of
F. de S. ...
K. ...

落日加夫落日加者欲言明辨之道以立諸學之根基辨其是与非虛與實表與裡之諸法即法家教家必所借徑者也總包六大门類一门是落日加之諸議論凡理學所用諸名目之解一门是万物五公稱之論即万物之宗類如生覺靈等物之本類如牛馬人等物之分類如牛馬人所以相分之理物類之所独有如人能言馬能嘶鳥能啼犬能吠獅能吼等物類所所有無物体自若如藝於人色於馬等一门是理有之論即不顯形于外而独在人明悟中義理之有者一门是十宗論即天

地間万物十宗府、一謂自立者如天地人物、一謂
依賴者不能自立、而有所賴焉、以成自立、獨有一
宗依賴、則分而為九、一為幾何、如尺寸一十等、二
為相接、如君臣父子等、三為何狀、如黑白冷熱其
苦等、四為作為、如化傷行言等、五為抵受、如被化
受傷等、六為何時、如晝夜年世等、七為何所、如鄉
房廳位等、八為體勢、如立坐伏側等、九為得用、袍
裙如得田也等、一門是辨學之論、即辨是非得失
之諸確法、一門是知學之論、即論實知、與憶度、與
差謬之分、此第一家也、

體

池

第二年專學費西加、為斐錄所之第二家費西加、
言察性理之道、以剖判万物之理、而為之辨、其本
末、原其性情、由其當然、以究其所以然、依顯測隱、
由後推前、其學更廣博矣、亦分有六大門類、其第
一門、謂之聞性學、又分為八支、其一為費西加之
諸預論、其二總論物性、其三總論有形自立之物
性、其四講物性之三原、其五總講變化之所成、其
六總講物性之所以然、其七講依賴有形者、如運
動作為抵受處所幾何等、各有本論、其八總論天
地與其有始無始否、有盡無盡否、而此八大支論、

各有本書具載此為聞性之學也其第二門則論
有形而不朽者如言天之屬三門論存形而能朽
者如人獸草木等與其生長完成死壞諸理四門
總論四元行本體火氣水土與其相結而成物五
門詳空中之變化地中之變化水中之變化六門
論有形而生活之物分為五支其一先總論生活
之原所謂魂者是也次論生長之魂與其諸能次
論知覺之魂與其五官之用四識之職等次論靈
明在身之魂與其明悟愛欲之諸理次論靈魂離
身後之諸能何如而性命之理及格物之學可造

矣、

第三年進斐錄所第三家之學所謂默達費西加者
澤言察性以上之理也所謂費西加者止論物之
有形此則總論諸有形并及無形之宗理分為五
大門類其一豫論此學与此學之異二總論万物
所有超形之理與其分合之理三總論而之真與
美四總論物之理與性與體與其有之由五論
天神諸若終論万物之主與其為獨一為至純為
無盡為無終始為万物之原等種種之義理此皆因
物而論究竟因變化之自然而究其自然之所以

然此所論天主與天神、特擬人學之理論之、尚未到陡錄日亞所按經典天學而論、蓋彼又進一學也、

第四年總理三年之學、又加細論幾何之學、與修齊治平之學、幾何之學、名曰瑪得瑪第加者、訖言察幾何之道、則主乎審究形物之分限者也、復取斐錄之所論天地万物、又進一番學問、是第四家、蓋斐錄本論其性情變化、而瑪得瑪第加、獨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為幾何、大數、其截者、以為幾何、衆然、度數、或脫、物体、而空論之、則數者立

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二者在物体、而借其物、論之、則數者在奇音、聲、相濟、為和、立律呂家、度者在動、天、轉運、為時、立曆法家、而各家始分流別、派矣、此度與數、所關最鉅、不但識各重天之厚薄、遠近大小、與其晝夜之長短、節氣之分、至啓閉年月之閏餘、道里之圍徑、地海之廣深、而農、以、此、知、旱、潦、醫、以、此、察、運、氣、商、以、此、計、蓄、散、工、以、此、詳、堅、脆、無、不、資、焉、即、如、國、家、大、事、治、水、者、而、不、審、高、庫、何、由、酌、其、聚、洩、用、兵、者、而、不、諳、益、數、何、從、運、其、方、畧、故、西、方、所、尚、雖、不、立、此、科、取、士、若、有、精、於、此、者、便、人

今推轂而困王隆禮延之以為共學之師尊顯之矣故士人多相傳習自備測天之益天地之儀筆算之書測量之具以為讀書玩好真于國家之事屢顯有大功用

修齊治平之學名曰厄筭加者訖言察義理之學復取斐錄之所論物性性理又加一番學問是第五家大約括于三事一察衆事之義理考諸德之根本觀万行之情形使知所當從之善當避之惡所以修身也一論治家之道居室處衆資業孳育使知其所當取所當戒以齊家也一區別衆政之品

節撰賢長民銓敘流品考覈政事而使正者顯庸邪者逆奔所以治天下也而身既修家既齊因既治乎則人道庶幾備矣故西土學者德業必求其精綱常倫理之詳日用細微之節無一不求得其處置之宜總從知己本性始以至知万有知万有即知万有之至尊然後可以復其初反其本也既明於此又推廣至尊之仁以及於物使各充其職而尽其分數則學始大全矣

夫斐錄之學何所起乎昔我西土古賢觀天地間變化多奇雖已各著為論闡此斐錄之學然多未免

似是而非終未了決其後有一大賢名亞理斯多
其識超卓其學淵深其才曠逸為歷山大王之師
歷山嘗去我為天下主不足為榮惟一得亞理斯
多而師之以是為榮耳此大賢裒集群書多方叅
酌採取允普天之下有一奇物不惜貲費以求得
不辭勤勞以尋究必親為探視而奇秘無一之不
搜每物見其當然而必索其所以然因其既明而
益覓其所未明由顯入微從粗及細排定物類之
門極其廣肆一々鉤致而決定其說各擬實理之
堅確不破者以著不刊之典而凡屬人學所論性

理無不曲暢旁通天學得之以為先導此在天主
降生前所作至今二千餘年無人不宗服之而與
陡錄日亞正相主輔自此大賢之後遞生聰明才
智者出於藍及至天主降生又有衆聖迭興各於
斐錄之學互相闡發而加以以天主超性之確理
人學愈為透露也斐錄所費亞之學既畢則考取
之分為四學或學醫法或學國法或學教法或學
道法

醫學操外身生死之權蓋人世所重莫甚乎祛其所
忌所忌莫甚乎害命之疾病々々之名無算也而療

病之神藥正方、又無幾、故有垂死而得一神藥以復甦、有輕疾而投一妄劑以致殞、古諺曰、賊心莫甚乎邪信、賊身莫甚乎邪藥、又云、病之厲者、什死一二、醫之愚者、什死七八、西國不敢輕易此舉、必立國中講醫之庠、延博學高明之醫、已曾留心斐錄者、始令習醫之徒相從肄學、詮叙古醫之遺經、發明人性之本原、辨外體百肢之殊、內臟諸情之驗、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效其所用療治之藥、大約六年之內、博習醫經、然後隨師、日觀所診之脈、所定之方、所試之效、而始令其得與考選也、考非

精熟、領主司之命者、不得擅醫人、

法學操內外生死之權、即國王治世之公典、乃天命之聲也、國家之筋也、道德之甲也、五倫之紐也、雅俗淆亂之芥也、廢法度於世、如廢日於天、而靈性之神、與蠢然之軀殼、無異矣、儻以不經專習公法之身、乘國敷治、輕重一任其意、何以上合天理、調万事、平万邦邪、夫君代天出政、臣又代君理民、若此、必剖分一當、即天主何煩有審判之事、其任何甚重乎、故必先自成一聖賢之品、而熟諳古典、洞徹群情、既不因人吹噓而出音聲、又不憑所私暱

而堯喜怒全不借己才暗合為得意亦不恃己智
摘竅為神明必至於無刑可刑無訟可折方是臣
承君命而君承天命也故西國從古恒立法律之
庠以共講明決斷人事之本特講大臣老吏習慣
斐錄之學者致其厚俸而所其教亦六載為期六
載之末始忘嚴試而取其剖斷精當可任國家之
重者授之職事

教學操內心生死之權人莫哀於心死而身死次之
靈魂之休原屬不滅所謂內生死者全以道德
有無分生死也此等生死最大有道德者則承天

主之寵佑享常生之真福無道德者則觸犯天主
之威命致受身後之永殃故教學者古來教皇所
定教中之法度者也教皇親受天主之託以代行
其教而代教化王者職亦非輕天下万世之學術
全係於一人所傳一差猶如毒藥人心又如敗種
焦芽終無活理故教皇之道古來所定後來所從
至真至正未有沿革之分學此者德行純篤心地
闡明專奉教皇之法使凡奉教之國同志而從更
無彼此兩般歧路盖此學与テオ陡錄日ロダ亞之學略有
所分彼細剖天教之義而無一不明此區處闡教

法師

之事而無一不決兩相羽翼如左右手故西土獨重此以守教皇之法其師比之醫師又大不同亦要教年傳習教理曾從學斐錄中來其理易入必凡事規條通達無礙圓應不窮而後考取焉中式則教主授以官爵所任職事皆奉自古教化王所定而行

所謂道學者西文曰陡錄日亞乃超生出死之學總括人學之精加以天學之奧將古今經典與諸聖人微論立為次第節々相因多方證折以明其道使天主教中義理無不立解大破群疑万種異端

無不自露其邪而自消滅万民自然洗心以歸一也蓋文字雖精義理雖透度數人事雖明若不加以太學使人顯知万有之始終人類之本向生死之大事如螢光於大陽万不相及他學總為無根不能滿適人心以得其當然之至善內外之真福也故大西諸國雖古來留心諸學然而無不以陡錄日亞為極為大如欲速成其學者講師分席且暮更互闡發亦必四年庶幾有成此種學問古來聖々所聞其有一大聖名為多瑪斯著書甚博又取前聖之言括為陡錄日亞畧所言最明最簡最

確而此後學天學者悉皆稟仰不能更贊一辭今就略中之略撮之其為書分三大支第一支先論陡錄日亞之學次論天主之本體而論天主則先定其有次論天主之至純至全至善至無窮無變遷而無所不在無始無終而無時不有至靈無所不知至真不容差謬自主自專至愛廣博至公森嚴無物不照護而豫簡人類以授天福也次論天主雖為至一其中則有三位一體而細詳其說次論天主造成天地万物之功其間先論天神與其諸德緒能為靈明之體通曉万理備純德之性以

敬事天主次論天神所享之福與彼傲神被罰之苦次論天主次第造成種々有形之物終論人類與其形軀靈性明悟愛欲自專與其初性之正一身之全福其後獲罪犯命失其性之正而陷入諸苦次論天主照護萬有而万物無不服其命次論天神愛命主張有形之物而照引保護傳王命於人以拒邪魔之害次論人物各傳其類以充滿世界也

其第二支論人之究竟歸向與人生前身後之真福次論助人真福阻人真福者全係善惡次論人十

一情之偏正、与各情之本向、詳其已然、詳其所以然、詳其調攝之法、詳其善惡之得失、次詳諸德之分、各德相比、次論四樞德、与向主三德、次詳諸德之所以然、与諸德之中正、其諸德必由天主默佑而成、則論主之七恩、与真福八端、斯彼利多三多之十二实效焉、夫德惡相較、而後見德之為美也、故次論罪過、与其等第之相比、内外罪之所從染、次論原罪、与他諸罪、身前死後身神之害、与其小過之害、然諸罪既因逆命犯法而致、則講其治法、先講天主之法、俛講人性當然之法、人立之法、教

中古法、与諸箴十法、新法經之法、与古相較、而備論其所独有者、次論守法避罪、由天主寵佑而致、則論寵佑之体、与其所以然、及其諸效、而終結之以諸德之功、又詳論信望愛之德、与智義勇節、及其相關諸德、相反諸罪、

其第三支、盖前既論人之諸罪、至是則論天主必宜降生救世、論天主在世化衆靈跡、及其受苦之故、之效、与其復生升天、日後必來審判、及留七撒格辣孟多、以赦人罪、以加佑於修行之力、使人終享身後真福、次將升天諸福、与地獄諸苦、細詳之、總

之允人所能想所能疑關係於教者莫不節々實
詳其理使人了然透徹於事物之本末始終而快
然去邪歸正也但其節次目錄自有四本。包含三
千六百題。每一題各有辨反解答而大要略具於
此矣。天學不得人學無以為入門先資人學不得
天學無以為歸宿究竟所以從師必須二學貫串
學乃有成。學成而試分有二項。或為教化主所任
以掌一方一國之教。或有既勤苦精究於已上諸
學更求入聖會。涵育以成純德修身不已。雖文學
自足聞達乃反辭尊位重祿不居離其父母骨肉。

豐贊厚蓄不享而其居窮約苦其身心。鏟滅名迹
以於道講學於萬國以報上帝之恩。僕遇邪教異
端不靳尽力闢之以扶正教。即致命不顧焉。其他
古經新經浩繁廣衍所刊行於西土者不可枚舉
而此六學之書集乃是生人入道之所必由。何得
託為不立文字。漫作空空之談。以自誤而誤天下
万世哉。

以上諸學自非帝王之曹莫能各覓私師。大都本
國之王就各名城處所立公監。延請衆多高師。隆
以厚俸。而令諸生從焉。不但師受供俸。即諸有志

願學而力不足者，國王為多設社院，以資其學，亦有富貴大臣，捐貲自立學舍，供養諸賢，以助學道者。至於醫學、法學、教學，或年稍長，工夫不得吹篳，舉行亦有不全，學斐錄而為之者，然必曾由此學而後三學乃有憑據，更為精深。若後徒錄日垂之學者，則斷未有離斐錄而徑造焉者也。旅人九万里遠來，願將以前諸論，與同志繙以華言，試假十數年之功，當可次第譯出，更將英年義質之士，棄童心之未汨，即逐歲相因而習之，始之以不空踈之見，繼加循序遞進之功，洞徹本原，闡發自廣，漸使東海西海群聖之學，一脉融通，此真聖明御宇千載之一時梯航跋涉，抱此耿耿，而未知有當于芻採否也。

跋

夫易冒天下之道、用物成務耳、舜大智明於庶物、古人欲明之德於天下、首致知格物、參是而觀物也者、該凡落声色臭味、受名受教、實有憑依在、豈如晚近高談性命、塵芥六合、或認格物為致吾心之知於事、物當然之則、或謂觀破天地間、只是此一物、遂漫言格物也耶、善乎紫陽氏曰、人心之靈、其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格凡天下之物、則致吾心之全体大用、無不明、則格物大指可觀矣、西學先生問學最上、以昭事上帝、諸所以然為超性之學、其次格物窮

理、蓋舉宇宙內所有之形体性情、生之化之、更後先
諸聖哲悉心殫究、師傳曹習、角材而試、登制科字輿
論、始梓行于世、總之欲偕人之觀物理之至、顯至精
至實、因以溯造物最初之所以然、不忘其自、非徒侈
言博物洽聞云爾、余始獲艾先生是篇、奚翅拱璧、亟
欲塗就之、未逮若瑟生請付剞劂、實獲我心、故敢浪
跋數語、具隻眼者、儻就篇中某字、舉一叩之、西海先
生、請卒業焉、則於用物明物格物之功、思過半矣、豈
曰小補之哉、

進賢熊士旂題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 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而元、元、宵然靈虛後、而妙有、
摠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
身、元、元、真主阿羅訶、欽、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
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化、匠、成、萬
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
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婆、彈、施、妄、鈿、飾、純、精、間
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
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

以淪々、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知慮營々、恩
情役々、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運、久迷休復、於
是 我三一、分身景尊、弥陀訶戢、隱真威、同人出
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
以來、貢圓卅四聖、有說之旧法、理家困於大猷、設
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
陳塵成真、啓三常之門、用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
魔妄於是乎悉、摧掉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
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卅七部、張元化似堯靈
闕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

合無拘、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
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
不聚貨財、亦罄遺於我、奈以伏識而成、或以靜慎為
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真常之
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致、惟道非聖、不弘聖
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
運、明聖臨人、大秦國者、上德曰阿羅漢阿四漢カ、向青雲イルルマニカ而載
真經、望夙律以馳艱險、負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
臣房公玄齡、惣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同道禁
圍、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負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群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三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七人、宗周德宅、青駕西昇、臣唐道光景風、東扇施令、有司將帝寫真、轉摸寺壁、天姿泛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星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寇盜、人有乘康法、非景不行、王非德不立、土宇廣

若僧

潤、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讚祖、潤色真宗而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為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白城、家殷景福、聖曆年、親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於西鎬、有若槽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俱誰絕紐、玄宗王道皇帝、令寧國寺五主、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撓、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疋、奉度膚囚、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固有僧佶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

披

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偕和，於興慶宮修功德。於是天題榜額，載龍昏室，裝璜翠灼，燦丹霞，睿扎寃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沃，與東海吞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祈，闕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為無，每於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辰，且乾以羨利，故能廣生，聖以体元，故能亨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唯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於方大而虛，專靜而恕，廣

慈救衆苦，善貸被群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全，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傳十全，始効節於丹庭，乃策名於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揔我於朔方也。肅宗得之後，邁雖見親於卧内，不自異於行間，為公瓜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於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薛憇之金，芻或仍其旧寺，或重廣法堂，崇

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於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脩諸五旬，饒者來而飭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娑，未聞斯羨，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真主无元，茫然常然，權輿匹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辺，日昇晴滅，咸證真玄，赫々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々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万邦之康，高宗讚祖，更築精宇，和宮敬朗，遍滿中土，真道宣明，式封法王，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真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

皇圖璀璨，率士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未復，天威引駕，聖日舒昌，祥風掃夜，祚歸皇室，救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賜谷未威，月窟畢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方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蕪，百蛮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大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象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叅軍呂秀富書。

讀景教碑書後

盧居靈竺間、岐陽同志張賡虞惠寄唐碑一幅曰、迹者長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西秦氏所傳天學乎、余讀之良然、所云先々無元後々妙有、開天地、匝万物、立初人、衆聖元尊、真色非天主、上帝疇能當此、其云三一妙身、即三位一體也、其云三一分身、即費略降誕也、其云同人出代、云室女誕聖於大秦、即以天主性接人性、胎於如德亞因室女瑪利亞而生也、景宿告祥、異星見也、觀耀未貢、三君朝也、神宣天慶、天神降也、亭午昇

真、則救世傳教、功行定而日中上昇也、至於法浴之水、十字之持、七時禮讚、七日一薦、悉與利氏西來傳述、規程昭合、而今云テラス陡斯碑云阿羅訶、今云大傲魔、碑云娑彈、則皆如德亞因古經語、不曰如德亞而曰大秦、考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西去中國四萬里、又考西洋圖誌、如德亞幾東一道、其名曰秦、道里約略相同、阿羅木輩殆從此邦來者、故以大秦稱云、其至長安也、以貞觀九年、上邈耶蘊降生、迨六百禩、是時宗徒傳教、殆遍西土、大唐德威遠墜、應有經像重訊而來、尔乃宰相郊迎、翻經內殿、為造大秦寺於義寧

時

坊命名景教景者大也，昭也，光明也。文帝時又勅諸州各置景寺，崇奉之至，顯與僧教共時。寰宇非特柔懷異域，昭王會一統之盛而已。若聖曆則武氏宣淫，先天則大平亂政，負哀既相挺，廷水火應必煎烹，用壯相頌，理同盜憎，禍未無鄉，蓋千古有同慨焉。羅含及烈重振斯文，佶和再來，渙須曆割，玄肅代德四朝，寵賚彌渥，汾陽重廣法堂，依仁施利，修舉哀矜七端，遂勒此碑以紀歲月。其頌中多述唐德，亦具景教大指，所稱賜良和懸景日明著肇我人類，以及補續救世之恩，而貞觀所記並所留二十七部經文。

即今貝葉藏中，或尚有可檢者，所疑天學儒行，曷以僧名，則緣彼因無分道俗，男子皆髡，華人強指為僧，渠輩無能自異云尔。即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復數年混跡，後遇瞿大素氏，乃辨非僧，然後蓄髮稱儒。觀光上國，我神祖禮隆柔遠，賜館多年，於時文武大臣有能繼房郭之芳踪，演正真之絕緒者乎。七千部奧義完辭，梯航嗣集，闕局演說，實足以增輝冊府，軼古昭來。其如道不虛行，故迄今尚有所待。三十餘載以來，我中土士紳習見習聞於西賢之道行，誰不歎異而敬礼之。然而疑信相參，託為新說者，亦繁有焉。誰

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雖世代之廢興不一乃帝天之景命無喻是佑諸賢間闢無阻更留貞石忽效其靈所繇仁覆聞下不忍魔錮重封天路終闕故多年函寄厚土似俟明時今茲煥啓人文用章古教而後乃知克己昭事以無俾忝主而怛死此学自首有聞唐天子尚知莊事而况我聖朝重熙景洽河清奎出儀鳳呈祥之日哉碑文贍雅可味字体亦道媚不俗也不乏欣賞者要於返而證之六經諸所言帝言天是何學術質諸往聖曩所問官問礼何隔華夷即如西賢九万里外繩踵遠來何以捐軀衛道九死不悔者古今一轍而我輩不出户庭坐聞正真学脉得了生死大事不可謂全無福緣者何以尚生疑阻悖吾孔孟知天事天之訓而不慙且驚夫且借碑作砭明參細駁即欲不祛俗歸真祈嚮於一尊而不可得不然者無論詭正殉魔自劉生理政恐蛛蟒生死相尋共作僂民迴望房梁公郭汾陽王己為絕德而况其進焉者乎

天啓五年歲在旃蒙赤若奮日躔參初度涼庵居士
盥手謹識

臨江府志

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臨江府志卷之四 風俗



